



《中国名胜辞典》载：

“永安寺：在四川阆中县东黄泥乡（1961年黄泥乡撤销并入水观乡）。寺内建筑惟大殿年代较早，其他皆近代建造。大殿为元至顺四年（133年）建，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十架椽，端立在石砌台基上。殿顶单檐歇山式，为清代重盖。殿中所塑佛像、菩萨、弟子像等，均表现得慈祥肃穆，姿态自然。两壁彩绘天龙八部，线条流畅，人物生动活泼。壁画上有元至正八年（1348年）题记三则。塑像、壁画均毁，惟大殿尚存。”

该寺庙所在的水观镇永安寺村2000年已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又被列入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永安寺之所以很早以前就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主要就在于现存大殿古老的斗拱木结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寺庙重彩画。关于永安寺，现存的文献记载文字确很粗疏，

今人在记述中也大都语焉不详，且多以文学笔法描述其地形风景之类，甚至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更为重要的是寺内原有的记事颂德碑刻有的已渐渐风化漫漶，有的已毁损殆尽，完全影响到当下对古刹的全面解读和价值重拾。

上世纪五十年代，四川有一批专业从事文保工作的青年曾远足到永安寺作过实地考察，据他们当时留下的文字记载称 “

现

寺内

有明清碑

记数通，其中嘉靖

二十七年（1548年）‘重修勅赐本

觉院记’说

：本觉院地去阆东六十里许，先宋僧处林之所创建者也，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奉敕褒修，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式廊增大殿...我朝洪武敕僧姓李讳永用号君贤者尝补葺之...嘉靖丁丑岁，僧号宣峰者夙夜惶惶，思为此懼，乃敬捐衣钵募工匠，土木金石

次第毕举，楼阁廊宇门殿台

砌，焕然而更新之.....”（

见陶鸣宽·江学礼·曾恒钧“四川阆中永安寺元代支殿及其壁画塑像”载《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十二期）。



由于四川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潮湿多雨极易导致木材的腐朽，现在仅存的七处

元代建筑（另还有芦山县青龙寺大殿、峨眉山报恩寺、峨眉山飞来殿、梓潼大庙磐陀石殿、南部县醴峰观、阆中五龙庙文昌阁）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这几处元代木结构古建中，永安寺整座建筑间的宽度之和（行业术语称为“通面阔”）为15.5m，仅次于峨眉山飞来殿（为18.2m），进深为15.49m，为几座古建之最；明间面阔为7.6m，仅次于芦山青龙寺大殿（7.7m），由此可见，永安寺建筑的宽大、敞亮除了对建筑技术要求较高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信众在佛学通经、行香和叩拜等佛事活动的功能需要。

若再考虑在继承宋代营造法式基础上，对增大明间尺度、减少山面和后檐的平拱出跳、改进梁架承受受力结构等创新，其建筑特色和艺术价值就是不言而喻了。再加之阆中为关中、中原连接西南之枢纽，陕甘一带的建筑手法最早被这里所接受，永安寺也就成为两宋以来大额式、跳头直接承托撩檐枋、鹰嘴蜀柱等工艺传入和演变的活标本。

历经千年的风风雨雨，如果说这些木结构建筑还能保存下来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那么寺内的雕塑和壁画彻底毁灭于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却是万劫不复，令人痛心疾首。



过去一般都认为永安寺始建于唐，寺内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碑文也提及“重修”二字，但确无其他依据可考，包括早于此碑记载的明嘉靖二十二年版《保宁府志》(1543年)。尤其是寺内碑刻多处提及“勅赐”、“奉敕”褒修，但官修县志中直到清咸丰版才见有记载。不过，千百年来这里能保持香火不绝却是不争的事实，显然在闽(中)、南(部)、仪(陇)三县交界的方圆百多公里范围内，该古刹庙宇决不会仅仅是以气势恢宏和年湮世远而久负盛名的。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本人第一次到永安寺揽胜是在一个初冬的上午，时见有当地农民工在房屋上忙碌，便随口问道：“你们在忙什么呢？”房梁上的人没有吭声，扶着梯子的同年人回答道：“昨天我们在这里翻瓦捡漏，他发现屋梁上有一叠小钱，便顺手放在身上带回家去了，结果一晚上肚子痛得打滚，现他正在把小钱放

还到原处... “无独有偶，历史上本地也有过类似故事警醒后人，只是现已基本健忘了。

北宋张邦基所著的《墨庄漫录》中就有这样一则记叙：“闽州州治大厅梁间有一函书，前后人莫敢取视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开之，人劝之不从。竟取之，乃三国蜀时断一大辟案文耳。复置旧所，未几守遂死。” 这正所谓：无妄想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是一地狱。

永安寺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充分体现在建筑、壁画、雕塑、藻饰诸方面。壁画中除了护法神天龙八部外，罗汉、文殊的绘画技巧也炉火纯青，尤其是在运用传统人物画的技法上，非常娴熟地运用了线条的表现力，无论是面容、发须，还是衣褶、旗幡，跌宕起伏，运斤成风、惟妙惟肖。